

唐

語

林

附校
勘記

一





林 語 唐

記勸校附

(一)

撰 讜 王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倣世說分門三十五。又益十七門。爲五十二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倣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陳氏之言。入小說家。又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又云。館閣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讜之名不見史傳。考書中裴佶一條。佶字空格。注云御名。宋惟徽宗諱佶。則讜爲崇寧大觀間人矣。是書雖倣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尙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已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惜其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俎。引楊慎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刪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采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尙可考見其梗槩。蓋明初全書猶存也。惟是永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求。謹略以時代爲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

後之共爲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過繁。今每卷各析爲二。仍爲八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訛脫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說部。一一詳爲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唐語林目錄

卷一

德行

政事上

卷二

政事下

卷三

方正

識鑒

品藻

夙慧

卷四

豪爽

目錄

言語

文學

雅量

賞譽

規箴

容止

唐語林

自新

企義

傷逝

栖逸

賢媛

卷五

補遺
起高祖
至代宗

卷六

補遺
起德宗
至文宗

卷七

補遺
起武宗
至昭宗

卷八

補遺
無時
代

唐語林原序目

國史補

因話錄

齊集

尚書故實

廬陵官下記

桂苑談叢

東觀奏記

續貞陵遺事

傳載

開天傳信記

明皇雜錄

大唐說纂

補國史

談賓錄

幽閒鼓吹

松窓錄

次柳氏舊聞

紀閒談

貞陵遺事

常侍言旨

雲溪友議

戎幕閒談

異聞集

刊誤

唐語林

盧氏雜說

劇談錄

玉泉筆端

金華子雜編

皮氏見聞

大唐新語

劉公嘉話

羯鼓錄

芝田錄

資暇集

杜陽雜編

本事詩

玉堂閒話

中朝故事

北夢瑣言

唐會要

柳氏敘訓

魏鄭公故事

國朝傳記

會昌解頤

洛中記異

乾牒子

聞奇錄

賈氏談錄

虬鬚客傳

封氏聞見記

四十八家文獻通考及唐宋史志皆著於錄惟齊集一種無考疑有脫誤又書中多引封演聞見記而虬鬚客傳一篇全載原文似所闕即此二家今爲補入以還五十家之舊

案王謏采五十家小說成書而永樂大典

右小說五十家。正甫取其尤要者編之。分爲五十二門。具目錄于後。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箴規

夙慧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栖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原序目

黜免 侈汰 讒險 紕漏 仇隙 俚俗 任察 威望 慰悅 委屬 僭亂 書畫 殘忍

儉嗇 忿狷 尤悔 惑溺 嗜好 記事 諛佞 忠義 汲引 砭談 動植 雜物 計策

右正甫集五十家之說分爲五十二門。其上三十五門出世說。下十七門正甫所續。總號唐語林云。

唐語林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百年間。號稱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賁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冊。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

元宗重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遭竊換。璟曰。持誠示信。尙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巧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元宗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臥。諸王或有疾。上輒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剗花萼樓。益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爲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鬢髮斑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盍使我知道乎。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呼爲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

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願長潔白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人間
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
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旣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
不懌。肅宗徐舉餅嚙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元宗西幸。車駕將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蹕。曰。何用
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厚斂于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徹
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語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于此也。

元宗西幸。歸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頓使給事中封綢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四。上不
爲之舉。倜儻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卽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
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
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
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
齋洪州牒來。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卽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朝士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粧飾稍過。上見之。

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糲梳。勳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并氈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襪襪。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歷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爲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慎。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訕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爲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約自以夜光哈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可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闕又與薛氏舅萃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憑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裴尙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爲中表所稱尙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話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爲尙書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旣濟撰建中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爲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

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已聞。又在班列。賓至門。往往值其受杖。榮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家青齊間。值李師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輿。晨暮奔追。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恣其所用。齊古得之輒盡。還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爲之稍節。有堂弟善鬻栗。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曰正如汝面。隨號絕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篤。結爲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穀在翰林。父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穀因春時遊宴歡。忽念溫清。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廷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戲。抵暮而罷。諸王或有疾。斥去戲樂。卽其臥內。躬自撫之。憂形於色。

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塋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爲堂殿。金碧巧塲之麗。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複道至寺。凡進薦於介福者。雖甚微細。必手自題絨。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尤鍾愛。及下嫁武德。禁中舊儀。車輿有白金爲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

以儉化天下。宜從近戚始。乃命以銅製主。旣行。每進見。上常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御劄勗勵。其末曰。苟違吾戒。當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間。戚屬縮然。如山東衣冠之法。宣宗時。前進士于琮。選尙永福公主。連拜祕書。擢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朕近與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琮尙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倕生六子。一爲宰相。五爲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鄆。外壺尙書郎。鄆。廷尉。郇。執金吾。鄆。左僕射。平章事。鄆。（原註）鄆及鄆五知貢舉。得士百四十八人。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鄆家門孝友。可爲士族之法矣。鄆嘗構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大中年。丞郎宴席。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衆無敢舉。李孝公景讓起引飲之。蔣以爲然。

李尙書蟻。性仁愛。厚於中外親戚。時推爲首。嘗爲一簿。遍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歷官南曹。牧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囑之。

東川韋有翼。尙書。自判鹽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爲家諱平故也。案此句難解。疑有脫誤。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欲啗。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席。一坐爲慚。但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旣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

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毫來追捕崔曰儻窳劣不爲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無不感泣

沈顏游鍾陵自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卽臨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李英公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火燃輒焚及其髭姊曰僕妾甚多何爲自苦若是勸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與勸皆老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有功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爾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字文周至唐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湮流能食其乳方止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構致不由喪家者裴均之子求銘於韋相許縑萬匹貫之曰寧餓不苟

言語